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五十五回 劉香妙尋覓師兄 蘇蓮芳失身惡盜

話說濟公同雷鳴、陳亮在林中守候天明，正擬喚舟渡江，忽回頭見大路上遠遠來了三人：第一個老道打扮，頭戴九梁鳳冠，身穿寶藍綢道袍，裡襯月白領袖，白襪雲鞋，腰下懸掛寶劍，手執瑩刷，面如蟹多，針眉入鬢，一對虎目，額下一部花須，飄灑陶次；第二個是老尼打扮，渾身灰色，手執戒刀，年紀約有三〇餘歲，容貌美麗；第三個就是劉香妙。原來劉香妙自從在牛角山尼庵中，因搶九聖仙女李彩秋被濟公所辱，他跑出來，一逕就到獅子山，投奔他的師兄王承恩。王承恩到獅子山靈隱觀住持已有二〇餘年，足不出觀門，一味的學道煉氣，頗有法術。他原是二世童身，又經此一番修煉苦功，自然身輕如葉，倏來倏往，一個時辰能行二百里，人家送他個綽號，叫做「飛電道士」。他又煉成雙劍，不用他時，只有二三寸長，放在一個小葫蘆中，像長鐵針一樣；要用他時，揭開葫蘆蓋兒，一念咒語，能於〇裡外取人首級。因此凡綠林中人，沒一個不知道他的利害，敬慕他的本領。只是他立身行為正大，從不肯妄交朋友；凡綠林中人前去拜他，他一味推托，從不出來相見；性又慈悲，平生有了如此本領，從不曾傷一個人。他教了兩個徒弟，一個叫周世豪，一個叫郭世德，這兩人投從多年，性質聰明。王承恩又見他為人光明磊落，極其歡喜，他就把自己一生法術盡傳給他們，所以二人也頗有些本領。平時在觀無事，灑掃禪堂，焚香講道，倒也安閒自在。那一日王承恩正在觀中與周世豪、郭世德著棋，正著得難解難分，各不相讓的時候，忽聽外面敲門聲甚急。王承恩道：「郭世德，外面有人敲門，你去瞧瞧罷。如若是綠林中那些歹人，你就說吾到山中採藥，不在觀中；要是熟人，你就進來，給吾一個信，待吾迎接出去。」郭世德到外面一開門，見來者不是別人，正是他師父的同學劉香妙，忙堆下笑臉道：「吾道是那個，原來是劉師叔！劉師叔，你怎麼不在家中安享清閒，路遠迢迢的，跑到吾們觀裡來呀？」劉香妙道：「吾有緊要事情，特來找你師父的。你師父在觀嗎？」郭世德道：「在觀裡，待吾進去通報。師叔，你在此等等罷。」劉香妙道：「是了。」郭世德轉身走至裡面，王承恩問道：「外面是什麼人？」郭世德道：「是師父同學弟兄劉香妙。」王承恩聞言，「呀」了一聲道：「吾聞得劉香妙不入正派，已進了薰香會，與狄元紹等為伍。吾與他義應割席，怎麼今天忽然來見吾？」就對郭世德道：「你去回他，說吾入山採藥去了。如若他要問吾幾時回來，你就說一兩月也不定，一年半載也不定，沒有准日子，哄他走了就是了。」郭世德道：「弟子方才不知道他是壞人，已給他說師父在家，現在要去回他師父出去，他那裡還肯相信？」王承恩勃然怒道：「你這東西真不知進退，這種壞人來，你怎麼說吾在家！」周世豪在旁說道：「師父你莫要動怒，他不知這劉香妙是個壞人，也難怪他。現在事已如此，師父索性見他，借此規勸規勸他也是好的。」

王承恩一想，這話也不差，姓劉的有了一身好本領，入於邪教，真實可惜。吾就勸勸他，倘能勸轉他心思，從此改過自新，棄邪歸正，不致受傷身之禍，就是師父面上，也對得起。想罷，就叫周世豪把一局殘棋收起，自己整理衣冠，迎接出去。走到二門口，只見劉香妙站在那裡發呆，面皮黃紫，愁眉雙鎖，睜著眼向裡面盼著。王承恩念了一聲「無量佛」！遠遠叫道：「劉賢弟，那裡來？」劉香妙見是師兄，急趕緊上前行禮道：「師兄，多年不見了，一向可好嗎？」王承恩微微笑道：「愚兄幸托福粗安。」說罷，執著手往裡跑。到東配房客廳坐定，郭世德獻上茶來，王承恩道：「劉賢弟，多年不尋愚兄來了，今天什麼風吹你到此？」劉香妙聞言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吾是因有不得已之事，須得須只給吾出力，所以路遠迢迢跑來。」話畢，兩淚交流。王承恩正色道：「吾聞得你自從入了薰香會，與狄元紹等為伍，彩花作樂，極其得意，今天何忽作這般醜態？」劉香妙一想：吾在玉山做的事情，他怎麼會知道？難道他耳朵就有如此長的？吾不免先把這事賴去，然後再求他來幫助。就道：「這件事沒有的，兄長不可輕信人言。狄元紹果然挽人來說，叫吾人會，且要把他妹給吾。吾因為他是個淫賊，執意不答應，兄長莫要多疑。」王承恩哈哈笑道：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，你如果不入賊伙，人家焉敢把這個惡名陷害你？再者，你既不入賊伙，決沒有禍難臨身的，吾今天瞧你神色，必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你莫要瞞吾了。」劉香妙道：「吾若真入了賊伙，有吾一身承當，也不干兄長之事，何必瞞你？」王承恩道：「你既不瞞吾，來此何干？」

劉香妙「咳」了一聲道：「兄長有所不知，現在塵世忽然出了一個和尚，名叫濟顛僧，是西湖靈隱寺的出身。此人借治病為名，專一惑世害民，而且與三清教為仇，自從前年到此刻，道教中被他傷害的已有數〇人。吾因也是三清教的徒弟，心中不忿，一則想給道教中爭爭氣，二則要為被害的人報報仇，所以就立意去尋他，同他一死相拚。焉知尋到了與他一賭勝，本領遠不如他，幾幾乎被他傷害。臨逃的時候，吾說：『吾去糾合師兄，前來報仇。』他說：『你只有一個師兄，名叫王承恩，吾也知道。你去叫他來，與吾比試比試，如若他能勝的了吾，自不必說；他要空有虛名，勝不了吾，吾那時非但把他碎屍萬段，而且連他住的那靈隱現，也拆去他。他的徒弟，吾就給他落髮，叫他當個小和尚，給吾搔背洗腳。』」劉香妙說到此處，早已把郭世德、周世豪激得怒髮衝冠，一股無名火直沖牛斗，大叫道：「這個賊和尚還了得！師父快去給師叔報仇，長長自己的志氣，滅滅和尚的威風。師父要不去，吾們兩個人也定要去會會他，看他有什麼本領。」劉香妙又趁機說道：「他們兩人如何去得？就是師兄雲，也未必能敵取勝於他。」

王承恩本來涵養工夫極好，無論你怎麼，總激不動他，此時聽說要把他碎屍萬段，燒他靈隱觀，收他徒弟做小和尚。他一想：吾與你和尚從來沒碰過面，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你何故要與吾作對，出此毒口？心中未免有氣。又見兩個徒弟，一個個怒氣勃勃，就要前去報仇雪恨，自忖道：吾若這一回不去，非但教和尚從此看輕，就一個師弟、兩個徒弟，都要看輕吾，說吾膽小不敢去。吾不如跟他去會會和尚，見了他先問他這句話准不准？如若沒有這句話，是師弟激吾的，吾就同他好好兒分手；若要真有這句說話，憑吾這個本領，還有那個能敵的吾？吾就把和尚結果了性命，消消吾的恨，為百姓除了毒害就是了。

想罷，就問劉香妙道：「劉賢弟，你方才的話是激吾，還是真有的呀？」劉香妙道：「小弟那敢在兄長面前說謊！他當時的說話，還不止這幾句哩，吾在倉卒之中不及理會，都有遺忘，這些不過〇分之二呢！」郭世德、周世豪兩人齊聲說道：「師叔是自己弟兄，那有騙你來的！師父，辛苦一場，就給吾們教中生色罷。」王承恩是個爽快性情，聽了這些言語，略不疑心，即立起身道：「既如此，走罷。」又回頭對兩個徒弟道：「你們用心看守此觀，莫要大意。」郭世德道：「師父去罷，吾們自會理會的。」劉香妙一想：吾此刻雖然騙他出來，究屬還有疑心，倘然碰見和尚問起情由，前後不符，倒明是吾來冤他了。哦，有了，一碰見和尚，吾就先他動手，使他兩個人沒工夫問話。得了主意，就跟著王承恩跑奔牛角山來。

一路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走了四日，已到雞鳴峰，離牛角山只有一站路程。其時天已近午，正擬落飯舖子吃酒吃飯，剛往前走，只見背後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！嚷道：「劉香妙，你這冤家，騙吾失了身，現在竟看否如陌路人，瞧見只看不瞧見，是何道理？」劉香妙忙回轉頭一瞧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是從前與他私通的尼姑蘇蓮芳。這蘇蓮芳本是從前大盜蘇春輔的妹子，自少練成一身好本領，又投了一個師父，叫馬如飛，練了許多法術，凡五鬼搬運法、定身法、金鐘罩，沒一件不會，沒一件不精；又煉了一件東西，是個銅鑄就的鏡子，只須對人家一照，人家魂魄就被他攝去，三個時辰准死，名為「攝魂鏡」，是利害無比。自從蘇春輔被高人李佑君捉獲正法以後，他就躲在劉香妙鄉中劉家集海容庵中，名為落髮修行，其實夜中穿了夜行衣出外偷盜。人家瞧他是個出家人，又見文弱非常，就不疑他是綠林中人，所以犯了數百件大案，從未破獲。他後見劉香妙經過庵中，容貌美麗非常，就動了愛慕之心。劉香妙本是個好色之徒，又見其年輕貌美，也時時去勾引他。彼此看中，自然易於成事，遂不時來往。過了一二月，醜聲漸布，蘇蓮芳想留髮還俗，叫劉香妙明媒正娶。他正要辦這件事，狄元紹請人把他妹子庚帖送了來，要招贅劉香妙。劉香妙素聞狄元紹的妹子容貌絕世，又且富埒王侯，就就了那邊，把蘇蓮芳置之腦後。蘇蓮芳在庵中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等了三個月，總然不至，暗中教人探聽，說是已上小西天招贅在金光寨中了。蘇蓮芳這一氣非同小可，想夜入小西天，把劉香妙捉回來；又知道金光

寨的利害，不敢輕動，只得仍落了發，照舊修行。後來出外雲游，到雞鳴峰，見景致天然，就搭了一個草庵居住。今天剛從庵中出外，到施主人家去，見前面兩人，一個俗家打扮，一個道士裝束，都齊整得很，仔細一認，就是劉香妙。冤家相見，分外眼明，忙大聲嚷喊。劉香妙回頭一看，就嚇得魂不附體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